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二

藝文志

碑記

漢

楚相孫叔敖碑

無名氏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
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

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岐首蛇對其母泣吾將
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岐首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
奈之何曰吾殺之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豈復命他人
見之死為因埋掩其形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元善遂
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
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陂障源泉溉灌
陂澤隄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
殷潤國家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蜮豐

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栖
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繼高
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
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庭堅禹稷不能踰也專
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歿齒而無分銖之
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始終若矢去不善如絕絃
辟患害於無形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
子罕之倫不能驂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

清處幽暗而昭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義黃帝代同世
世為列姬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
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
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
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既忼
慨高歌曲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
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
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

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垧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蒸嘗明神報祚即歲遷張掖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克恭篤古遵

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祇肅神明
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粟乏愛育黎烝討掃醜類鰥
寡是矜杜偽養善顯忠表仁感想孫君迺發家訓興祀
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
祐期思縣興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

晉

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

李與初

公諱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
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於岱野纓冕相繼九世於公矣
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
風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成慈惠其器量宏深容度
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羣神遊
玄默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
耀芳風遐流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郡不肯就郡公
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乃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

監於時當晉之盛實揚英俊乃引公為相國從事中郎
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集大
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邁偉絕代之風弘唐虞之緒
帝嘉厥庸醕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仍
復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釐王度外綏區域嚴恭寅
畏帝命允飭運國威於勾陳握皇樞於紫極於時之盛
未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崇成大
業帝道緝熙泰階永肅以江冠未平乃召公都督荊州

諸軍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開斥國界
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以德弘大
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士人均其利澤軍無虞警民
不疲勞農工田疇百姓布野羣黎被德殊俗望風吳人
感服襁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軍公雖享
有茅土歷登台階吐食下士貳於姬公方將壹戎吳境
保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游初好此公
之素志也會遘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十有一

月庚寅薨於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
南城侯印綬賻弔加於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謚
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勛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
之國特以奉公公誓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
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殮公自出身以暨於終
忠言不輟於口嘉美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
勲不榮其祿儀型言行動為世範暨六年春平吳策詔
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畧與衆

殊慮勲業不遂然蕩滅之計皆悉如祐策固能平曠世
之寇極黎民之惠勛烈弘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克
定之功策告祐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為侯以崇顯元
功亦古人之令典封祐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賜絹萬疋於是故吏高文奚廉等僉以公德高而志平
位優而行恭徽猷被於江漢羣生涉其風者貪夫反廉
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尚德闕未殞奇
謀潛畧清闕遺緒靡所寘心乃立碣石刊勒盛軌永表

風烈焉其詞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倚歟惟公應期協
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淵淵其度翼翼其明孝思以形
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為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弔中

年

闕 殞

闕 未

是表是旌

以上缺字石
碑剝落無考

南北朝

頭陀寺碑記

齊王少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
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

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
得意之路然語彙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
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
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爰繫所筌窮於此
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
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
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
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

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
維托生王室憑五行之軌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
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
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
照之明而見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
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
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
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

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順非辨偽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顏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
壁擁錫來游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感理
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班荆蔭
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
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為之薙草開林置經
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
宗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

故以頭陀為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
人榱桷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
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洪
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護
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鄧
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
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

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
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
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
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
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為
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
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閒安息心了義終焉游
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

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伐亦樹碑於
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
髣髴乎衆妙其詞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
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皇矣
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
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帝獻方石
天門淶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
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圍多士金粟來儀文殊

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
闡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柅
維此名區禪慧攸托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
阜衡霍膺膺亭皋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
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
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煥松疎夏寒神足游息
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唐

麓山寺碑

李邕

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
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岳鎮而安故耆闕

闕

寺大抵厥旨元同是以回向度門躔於

郭右仰止淨域列乎岩巔寶堂岌業於太虛道樹森梢
於曾渚無風而林壑肅穆

闕

未真

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嘗高者不其甚歟麓山寺者
晉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

結闕

廟棟宇接近雲霧晦冥

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漬后依於佛光至

請舊居特為新寺禪師洎翌

闕

弘聚謀介衆表

闕

杲有制丘墟盡平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莫

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證源不懷外緣而見心本

無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啓靈應神僧銀色化

身丈餘指定全模標建方面法物增備檀供益崇廣以

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江夏人也

空慧雙銓寂用同轡慈目相視淨心相續綜覈萬法安
住一歸註大道經究上乘理永託茲嶺克終厥生逮宋
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
尚敬申作為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寶山矧乎弓冶筆精
陶甄意匠留書藏石緘妙俟時候法宇之傾低期珍價
以興葺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
諱詳了義重元別構正殿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琳律
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眼見建涅槃像開甘露門

長沙內史蕭沆振起法鼓弘演梵言繼捷捷於景鐘納
貝葉於曾閣陳司空吳明徹隋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
王並佛性森然國楨秀著壯迴廊以雲構蔚懸居以天
覆開皇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身澄清悲海嚴幢標
聳智火融明襲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
登而更遷有若曇捷法師者伐林及樹染法與衣不墜
一滴之油有霑六根之雨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
武福德莊嚴喜慧方便流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謙

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
摩阿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淨以因因而入果果
以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
得遠涉吳會幽尋天台法界圖於剡中真訣論於湘上
具究竟戒敷解脫筵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
衆方等有以復悔雙林有以追遠並建場所互為住持
維慧鏡禪師者闕其武憑其高超乎雲門絕彼塵網深
以為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返於照習也者坐乎樹居

乎山因也者固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澄是

闕漚和正覺阿若冥搜想息而精進甲堅受除而煩惱

殼散百川到海同味於鹹千葉在蓮比色於淨起定不

離於平等發慧但及於慈悲故能聞闕順闕

牧伯萃止皇華淳臻啓焚香之上緣託成佛之嘉

願上座惠果寺主惠亶都維那興哲等皆靜慮演成妙

輪轉次因差別而非闕見而入流

率一心而辦事咸闕形勝之會如彼修行之迹如此而

豐碑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頌聲

披揚

闕

公名彥澄碩德高闡紹賢

遠

闕

厚檢操冰清屬以師長閤官攝行隨手以

家而刑于孝友以已而廣於詩書以

闕

重而

闕

若且猶歸心淨土

闕

外幢興開示之真語爰謀群吏乃命下僚顧蛟山之易

疲歎龍宮之難

闕

其詞曰天地有象聖賢建極晏坐中

崖成通西域後代襲武前良作則安

闕

契三歸願塞

其一

金方置廟衡麓開場龍象擁

闕人

香鬼神賜土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遊侯王

光昭法侶大啓禪房

其二

郭萬

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

闕

月窺窓裡

花臺隨足天樂盈耳

其

三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往在

此比明齊哲

闕

連率順風駟驪欽烈

闕

絕其四

碑板莫建軌物未弘和合是

請佐貳是膺政數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訪無能

惟石可闕

其五

風土碑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遁
甲所謂沙土之墟可以逃難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
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粳稻厥草惟繇杜若荃
蘅留夷揭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
篠蕩娟娟於原野砮砮炤耀於嵒谷昔熊繹始在此地
番君因之而後定國焉漢道陵夷董卓狼顧文臺以三

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君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子可謂貞也式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脩短疵病未遑天常而云家有重膂之人鄉無班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赫曦之

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
鵬鳥似鴉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
焉可為信哉因徵故老之言用紀仙山之勝詞曰舜去
黃屋於馬巡遊禹逢玄夷於馬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
流隣聯滄浪邊遙岫嶠湖湘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
在江之島烟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
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柏有松在嵒之麓風霜淒淒柯葉
沃沃不榘不棟老死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侯云

亡卞氏不來湘雲蒼莽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虞帝廟碑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於位允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義仲和叔審其材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德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於四門納於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汭堯之九男勤服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皆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

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類咸若無為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璫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國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去也脫於桎梏形神

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
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
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
之際此河伯不知有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
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垂世教游夏之徒豈
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穿鑿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溟帝之遺廟存
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德不祀

後賢之過攝邵陽縣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
小康黎元相罔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
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閔宮靈降娥英
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
湯武不敢升堂自媿於廟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慚
於閭闔之外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
清芬勒文於金石其銘曰系自顓頊家於勾芒大口奇
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於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耒耨鳥耘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烝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迢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瞻度風颭宛如箭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助我皇朝

通州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謹按某年日月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
為道州守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
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惕焉深惟
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濶僻陋咸用斯
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尊俎旗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
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
其堂庭庠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
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

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是
日表樹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儻
工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
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
由是里邑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
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
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爭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
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

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
夫子之志哉余按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國之故
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筮鏞既成九年八
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
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助教某
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
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羣儒咸稱六集具存苟贊其道
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

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類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守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艱侔於蜀蓋銘茲德以告於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於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告於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於海邦服冕陳罷州邑攸同感欣

以敬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昉昉其原既夷且
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
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
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
是纓公躬講論虔然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治
體莫不充盈歸歡於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
世有頌辭益疾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於魯風祇
以詠歌公錫於天眉壽來加公賚於王休命是荷師於

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類
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徐襄州碑記

李 鵬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四十年詔
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
茲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
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請於天子刻之
碑石用昭示於無窮於是天子嘉公之勤詔可其奏明

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副吏太常少卿弘
文館學士李騰曰凡紀公盛德丕績文於碑石將傳乎
百千萬年宜用聞見詳熟者則得其實騰固淺陋今適
當職而為之非以文用其敢於是承命退而叙之公名
商字秋卿家世儒門脩源長波流芳積潤邇自十五代
祖諱欽十四代祖諱某兩世繼為中書侍郎十三代祖
諱湛十一代祖諱孝嗣間代繼為太尉南朝之盛具在
南史本傳中公七世祖諱文遠隋朝為國子祭酒皇朝

為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儒學篇高祖幸國學
召諸士講論春秋諸儒莫能對本朝司刑卿追謚忠公
有功即公五世祖也自中書至司刑十葉服冕乘軒重
榮疊慶光隆赫顯無與為比司刑當天后時累為法官
用法平恕常以潛德陰功論出枉陷力排酷吏之勢盡
忠竭節以保護皇室公能嗣之炳為元臣初公少時工
學暇豫不為嬉戲嘗以生民休戚為己之任凡所經涉
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無

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當必為良吏矣始舉進士文
宗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為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
入禁署宣宗以北邊將帥懦弱不武公時為尚書左丞
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尋授河中帥節又移
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多而未嘗
履趨競之迹含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我獨委順
嘗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事執政因問徐殿中果
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員外郎缺諸

公見言其所言者或再來詣某有三至者徐殿中亦在薦中足未嘗及其門殆真賢人與子言是也卒以禮部與公始為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塞則用前所蘊蓄道以寬恕為本本於誠明吏民畏公之詳達而不敢欺遠人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其來鎮襄陽也亦率是道故朞年而仁信敷再朞而刑政省三年而帑廩實四年而禮義興風教備問民之所病及願欲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八今具襄

民之狀庶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常患江水
為災每至暑雨漂流則邑居危墊築土環郡大為之防
繞城隄四十三里非獨墊溺是懼抑亦工役無時歲多
艱憂人倦追集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加高沙隄
擁扼散流之地於是豁其穴口不使增修合入蜀江瀦
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人為患矣其二曰襄
陽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充給實繁是必率配行
供假借辦賄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用官儲創置釋器

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憧憧邑人信皆不知矣
其三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投狀陳論苦於從前債利
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不許停至於補累攤徵有加無
減遂使家傳積欠戶率催促延及子孫例無放免飛走
無路怨憤難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攪擾公乃縷
悉上奏赦免獲依債戶既除冤聲永息其四曰承前役
納所由在田在城居側近者近百頃統謂之馬禾比每
年配諸將官健出力營種率歲出工錢人不下六七百

例入屯將所由官田元無所獲徒遺虛豎將額添市畊牛破費收穫無幾公乃廢却其地判租與人每歲所收却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使將健永免工傭其五曰襄土疆濶遠連接江山每至秋時常多寇盜張旗結黨夜出晝藏謂之山柵擾害頗甚燒劫閭井驅率平人至道途皆須警備公乃選擇少壯官健三百人別造營名為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時以為備禦每聞屬縣寇劫當時據數抽行晨往夕歸夜發晨至皆是并

賊捉獲更無子遺頓挫賊心鄉里遂泰因創造捕盜將
營屋四百間分為左右中間開報點集列垛置標別創
一亭以為教試之所奏立將額門當通衢過客行旅莫
不興嘆大中十一年諸郡構亂起於湖南準詔徵兵同
力剪滅漢南兵徵五百人尅日成功實自捕盜威強之
力又江西叛將毛鶴構亂比諸道最甚收復倍難成功
當時韋宙僕射乘遽先至襄州奉詔令差兵助發遣所
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並差捕盜都將韓季友

總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引官衙虞候史慶中與韋宙僕射為元從押衙齎榜帖先至江西安存百姓遂收劫亂兵器甲及韋僕射舟船至江州其韓季友請捕盜將官健三百人開道分兵六路先去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計既行遂半日內面縛賊將授首者一十三人當日行刑傳首赴闕韋宙遂奏請且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並奏請權差韓季友為都虞候二年之中重修置解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其六曰荆南中路有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二

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之時不通車馬皆是結筏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氓妨害農業繚繞甚遠兩縣勞辛遂徑就高別一捷路度宜造驛永無差徼之虞又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曰襄州兩稅每差綱官送納並有直進膠蠟其數甚多例屬新官豈免賁闕陪備差遣擾害頗深每吏部注官多不敢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資倍人遂請度支陸運脚搬馱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勾當輪納既免損污疋帛又免上供失時襄州新

官永無差役之弊其八曰漢陰驛西舊有江亭一所迎
候皆於此前後窄隘不便筵宴所要鋪陳須至漢陰驛
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豁難置門牕重客居停全無牀幅
結束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構設廳以備迎送長廊虛檻
連接大廳恠石脩篁羅列其所江波入戶畫舸臨軒信
可謂勝遊之地也又重修瑣闥改制上廳夏清冬溫憩
息宜便別開過路繚繞江亭主客邀迎咸遂得禮因命
新亭曰漢廣亭桂江所謂不朽之制凡公之為民於興

利除害若屈到之芟子反之飲文王之昌蒲蒹葭雖勞肢體勤思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一日而懈也故制貧民侵刻之負罷疲卒奸濫之政公之仁也訓驍勇以擒盜繕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具候館之器用豐饋勞之餽牽公之禮也決高沙之壅徙蠻谿之傳公之智也免屬官之綱致及時之貢利必舉害必除公之信也夫總五常以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謂政功之被於物也淺則其澤易竭政之被於物也深則其久愈彰公之去

襄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政而追思詠歌之得不謂之
被物久而愈彰公之德乎與夫在治而民之謬疑者異
矣公前治蒲亦由是德突厥居特峨山者千二百人相
率自外塞渡河歸附於公朝廷以敵衆持疑兩端未即
信納公乃召其蕃長以恩信諭之皆泣下釋兵解甲伏
以聽命因請徙齊魯之間隙地以居之編籍為耕民奏
置備征軍千人日令督習無有他役凡盜有新發無不
立赴者又教其軍積紙為戰衣千五百領矢不能陷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二

饑乏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廩發稌豆粳麥賤出以救之完治城廨列樹表道用民之力而厚其酬傭濟活以萬數逾期乃罷有禽俱巢於屬邑之樹其一巢者為鷲鳥所攫日暮羣鷲哀鳴其他巢禽憫其孤遽往食之愛均已子鷲長能飛而後去人咸以為至德之感及禽鳥焉故公前之治蒲其仁澤被於物也既如彼今之治襄其德政及於物也又如此庸詎知異日蒲人之不有相率聞於天子而請公之德刻於金石以傳乎無窮哉亦

將必有采者矣謹繼銘曰公德之容弘深粹充公仁之
豐沈漬穠穠內愉外懌溥暢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
在昔羊公惟德之理有碑於峴實表厥美烈烈顯德臨
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苞寒
鋪饑其急逾已日者大江淫至於鄂萬門之命將盪而
覆是究是度惟公之規乃決目壅天沴以移公之來朝
民泣牽衣公進就路攀車從公專臧釐利無歸於私公
長御史朝綱以釐帝曰汝賢汝可承弼公遜不荅退為

讓卑帝心益嘉會襄人來請祀公德刻之於石帝曰賢哉汝真吏師政苟不惠人誰汝思嘉乃懿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宜帝德明聖爾言適時勿謂天高其神可欺勿謂室暗而公不知善不善報惟其所施爾不吾信視公之為襄民之生實公是營襄民之紹實公是覆漢波滔滔其注維東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是禱是祀期千萬年崇巍巍揭於岷巔民追而思永貽後昆

宋

龍伯高祠堂碑

楊萬里

零陵龍堯卿東漢太宗伯鄔之遠裔也其父光隱於藝
以游諸公間侍郎胡公伯明甚愛之贈之言謂其能尊
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堯卿乃克
有就謁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以
馬援之書有敦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堯卿云相傳伯
高葬於城市而子孫因家焉證諸陶岳之記良然問其

世次則譜牒亡矣問其伯高之遺事所對如史問此邦之父老以伯高之政則皆不能言矣曰此吾郡賢太守也夫自建武至於今幾千年矣莫詳伯高之事宜也就使能言可據依耶然知與不知皆曰賢則其政非有以得乎民當不如是其人生漢世而史逸之惜也不謂之不幸也哉然猶得因伏波之書而聞之也豈無若伯高之僅傳者耶豈無遂不傳者耶嗟乎世之君子儲重資爭市腴田大第以為子孫謀者克然自以為固蒂也未

幾蔭而向之亢然者為之憫然矣而龍氏之居零陵至
於配湘流而無窮豈亢然者之智不若龍氏歟抑亦繫
其人之賢否歟不然權勢者必爭而僻遠者不競故或
難守而易失或易守而難失歟先是伯高未有祠德施
於民於禮宜從祀堯鄉既倡郡民作堂民爭先焉事固
有古晦而今白者矣士君子之所立以已之所自信而
使時人之必信其不難乎哉某年月某日當成予既為
之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祝焉其詞曰愚溪之委兮瀟水

之末流有瀟其山兮道大路之石阪壁立萬尺碧光鮮
兮造四時而修修居者致肅兮過者式東京使君兮惠
我以嘉德旒倪俯樓以明祠兮謂使君即吾翁此邦孰
非翁之子子孫孫兮不寧惟諸龍荷杯兮桂酒手舞康
年兮為翁介壽颯然精靈兮翁來歸何以候司平兮光
風泛芙蓉之旂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

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名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鑒誠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鐘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鐘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

銘就而稱之曰盤銘孟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止指其文曰盤曰孟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為之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瓊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為座右也檀弓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凡封用綽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

繞之間之輓轡輓棺而下之用紼去碑者縱下之時也
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乎碑釋者曰麗繫
也謂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者曰引貫碑中也聘禮
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
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
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
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
龜趺自狀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

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
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
王蒐於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麗
陵墓表俚俗目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
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
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
嶧山碑者乃野人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
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

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為之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彷彿乎古迨李翱為高愍安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紉繞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此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東官守謂之箴可也

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性情謂之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石經之體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哢哢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潁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

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
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
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喙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
說以貽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
多以是作相高而誇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
故畜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與
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一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
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

其俗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鄂王碑記

岳珂

鄂據上流為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雒退足以
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彊焉紹興初天子考麒
麟玉冊之瑞觀黃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
沙湯湯天設之險金城千里亶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
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為根
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常考論地勢汎觀古今自

三國而下代興南國者所守不一然負桐柏之陽山陽
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
扼東西之衝唯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
舒濮之郊川平野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
夕可至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勲名之盛覽珂所
奏籲天書思所以大慰乎九京相土宜莫如鄂遂荒全
國裂而王之綸言申褒溫厚灝噩不惟足以煥萬世無
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之迹蓋尤深著珂一介蚍蜉之

言誠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謂天蓋高珂誠死且
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壙陳石至今巋然
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
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
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簣之志興念一及兢慙
夙宵大懼馴媮閼襲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宣
詔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琰植於廟下以對揚今天子
休命然則邇功名之所基以迄於成地以人重人以地

著揆厥所原夫豈偶然已哉

興國軍重修刻漏碑記

周紫芝

凡郡必有城城有樓其名曰譙樓之上設鼓角與漏三物所以壯軍容定昏曉興居有節不失其時其為制舊矣予始至郡每日影下罽毼聞鼓聲絃絃然鳴於闥闥之間日明天旦晨雞三號則鼓又鳴率以此而候夜旦然夜漏不設常使守陴者占天星以候百刻風雨晦冥則笳鼓失節往往夜半奏角黎明而受初更者尤弗易

也予慨然念之乃賦財於邑鳩工於野丐法於旁郡而一新之閱兩月而漏乃成始予命有司使治是漏客固有聞而竊歎者謂吾邦雖無事而歲入不足備供億凡邦之祭祀賓客兵食廩稍與夫不時之需一有關焉事急上聞則吏咄嗟罷去顧暇恤於斯乎余曰是非君所知也古者朝必辨色而後入禮也設庭燎而朝羣臣非也今郡國吉月必拜朔於後廟又望而拜於庭是亦朝也一失其時則為弗欽於君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

禮經譏之他日子路與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以
為知禮今律釋奠於文宣王月用仲春時以丑刻月用
仲秋時以丑刻至於社稷風雷雨師則異於是反是則
為失其時亦曰弗欽於神夫朝人臣之節也祀國之大
事也斯而失焉國非國矣然則予修是漏也豈可謂無
意於其間噫時有遷徙事隨廢興前人為之安知後人
不從而隳之也昔杜牧之嘗謂百刻長短取日不取於
數天下多是獨宣池荆三郡皆太和間嗣曹王皋用處

士王易簡之法為之宣於予為鄉邦見其法尚存而牧之記猶在焉余然後知易簡之法與其名所以能久其傳者徒以牧之之文今無易簡之法無牧之之文而欲保其不墜於後人理豈有是哉謂百刻不取於日而取於數斯亦可傳矣安得復有如二人者乎

岳武穆廟碑記

王自中

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武穆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無子遺矣當是時偽齊方

張安陸以北盡為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郢齊兵
薄郢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卒七千九
百積其屍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余過郢郢父
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
孝曾侯於郢日夜條理葺敝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
無岳祠何耶孝曾曰鳩木矣余至鄴未更月迺以書來
告祠成呂記屬自中武穆事世所稱說者多不悉而中
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

天橫泗士皆敎敵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座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入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卒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士卒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舉入郢之師以臨襄

汭定南陽無敢撓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略下商遂
再出取許昌以瞰陳晉敵人畏避遠遁中原百姓牛酒
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
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者賜廟號
曰精忠而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家奉祀之今張侯又
能卒民之志使奠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
歷叙其所以為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
公河朔人官至少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武穆是為記

元

天門書院碑記

余闕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
念生民之未遂徽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
考績之法使之務農業興學校以其殿最而進退之維
時貫侯阿爾斯蘭哈雅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剔出奸強
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既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

偉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備完
之天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之山中傍鄰獠
峒職教罕至棖棟摧腐神用弗寧祖入單寡士無以養
名存實廢靡所為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侯益
大慰不任以隳教本民有田懷德詣侯言曰昔吾父榮
孫嘗為州作三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導宣德意惠
教遐壤願輸財力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
之麓揆日程事百工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閤敞階序

整峻講肄厝饗具治弗遺稱其所謂諸侯類宮者民士
懷道鼓篋而至敬業樂羣惟侯之教侯復為之據經引
史開析疑義訢訢顯顯有如鄒魯邑人楊侯舟張侯允
皆以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
厲俗其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為功使使來鄂願
有紀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賜也昔我
祖宗已篤於教武宗仁宗益大用勸至於皇上同符往
哲法宮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冊卧起與俱以古之

治禮德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荒遐所任非賢不使
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而息乎
禮義之圃其小人服禮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
則上之德與民之幸其眎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
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後野僊吟雅君之昆季世
系勲閥具見州學之碑曰帝篤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
衡命以六事貫侯振振慈利是監去其螟螣使民耕蠶
既綱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貴

長厥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元聖越處在阿樂是
侯興式遷於嘉嵩梁有址井絡所委凌黔轅淑為望於
澧山有松柏是斲是髹是釁為棟為桷陟其在筵
龍章朱延臨爾炳然降觀於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
磬柷敔壯齋維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
如雨侯陳其書以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
醕以事父老理融於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即亦來在隅
有簡有秩惟帝訓勅惠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課吏祇

事以文今著孔嚴民章聿興楚公之孫兄弟先後克廣
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墟新廟有儀侈茲侯功俾爾遂
歌

青霞觀碑

虞集

茶陵州青霞萬壽宮自蕭梁時州有饒道亨真人仙去
即其宅為道館曰洞真觀宋初主觀事胡元雅亦有道
術香火日盛其季年改賜曰青霞國朝皇慶元年嗣漢
三十八代天師朝京師其徒戴永堅在行奉被璽書住

持青霞觀進其道士劉克忠以自副後延佑四年有旨
改其觀曰青霞萬壽宮永堅住持提點如故克忠為提
舉悉力宮事至順辛未宮燬永堅留上清屬克忠更作
之至元丙子永堅從二十九代天師朝京師以新宮成
告元教大宗師吳全節言曰故事名山大川道宮之成
則必請於朝命文臣書其事於石集賢院得道宮之新
成者五而青霞其一也具為奏得旨以命臣集而臣集
以久居田里中書省准勅咨江西行省撫州守臣致其

命馬臣集嘗備史官謹列其事於右因倣其序為州誌
及永堅所言而載之茶陵舊為雲州後為縣國朝為州
真人姓饒名道亨梁大同中嘗為吏性正直不阿厭吏
事自免去修行於舍夢神人自稱老君而告曰吾有符
章盛以玉函在子宅中得之當詣雲陽山紫微真人學
之則道成可長侍吾矣旦起掘地數尺果如夢即馳詣
雲峰見有寶冠金衣者先在語之曰吾待子久矣遂禮
之授以斗極天心之法歸行五七年救人危難不可以

數計一日間空中樂音雲氣若擁車駢而至者遂乘之
仙去紫微峰在州西南而觀在州治之近胡君元雅者
亦其州人幼學於觀中及為觀主則雍熙間矣嘗夢有
以施田者至可起待之明日州民白氏夫婦果來施穀
潭高廊水口之田又買界橋之田及穀潭長石洲之地
共千餘畝以充觀用州舊有炎帝靈廟在康樂鄉一夕
大風雷雨廟壞漂去別有巨木千百墮水積廟傍胡君
請於郡府以建靈廟迨其沒後既寔真宗好道家之言

夢胡君以鄉里姓名謁見請佐炎帝之祠上覺使有司
物色之起其棺惟一履存餘無有也蓋羽化而仙矣得
其事詔為立祠炎帝廟傍賜皮弁青圭絳服朱履號曰
感應真官水旱疾疫之祈禱無不應者景定中以靈顯
封顯佑真人而青霞之宮兩真人各殿而專祀矣戴永
堅上清正一萬壽宮中羽士也性剛介有守嘗從師授
太乙天章之法其法師以其姓氏白於帝期七日神人
自授之以其書為佐驗永堅與師約三日却夢神人朱

衣高冠執戟導帝命取其手畫文掌中夢覺手猶痛乃
以其文告師師取鑰取書合之如其章自是祈禱水旱
馘妖怪曾不勞餘力矣如茶陵之祈雨京師之祈雪其
事尤著四從天師入覲初授以通德弘妙法師再以改
觀為宮授沖道崇玄弘妙法師劉克忠授明素凝和靜
一法師永堅三授加以兼本州七星觀事四至京師有
旨賜寶香金旂使馳驛歸慶宮成今宮有三清殿有饒
真人天心閣胡真人祀道紀堂法院三門官廳廚庫廊

廡等俱脩是時元成文正中和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夏文運方作元成之宮於龍虎道地以永堅為賢而與之所以青霞之役則克忠專任之矣至於得東山陳氏憲孔宗孔容孔紹大各捐貲以助道克忠之力也然是時玄教大宗師際遇列聖凡數十年欽承上恩以保護其教是以若青霞者外無所撓而得以成其功矣永堅弟子張晉賢適來速其文晉賢亦文雅故得事之詳如此嗚呼我國家為吾生民之憂其道甚

悉也彼仙人道士既委形而仙矣然其神靈依乎山川之盛而能應水旱疾疫之禱神明之祠有引無替若青霞者故宜在所書乎銘曰祝融之墟炎帝所理百神引從以作民社若火之明無隱弗彰敬祠弗怠謂之福鄉雲陽之山神岳來與雲氣上騰茶源百出揚清抱和鬱為望州神人接居孚惠則周饒君之興推擇為吏觸事犯已懲為恥利恭默自返通乎神明符章之獲實彰厥誠嗟彼下土鬼魅蟲蠃觀於天真霄壤千百是其存心

與天為徒以善我民豈不永圖胡君之神亦皆孔著帝
命來錫圭節蕃惠鬱鬱青霞奠於此方民之依居千載
相望我聖天子視遠如邇無小無大降福彌彌新宮之
成卜築孔宜聖上有聞錫命不遲咨爾岳祇辦方受命
祇祠以聚罔敢弗正日下紫微仰瞻不違率職以行有
安無虧史臣分書載筆有志增益綏保以待來世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葛位錫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藝文志

碑記

明

賈太傅祠碑

李東陽

古所謂大臣者必先大體後廢務其所設施皆足以行天下及後世懲其自負甚重不苟合於人人未必能識

識之未必能用此治所以恒弗成也漢屈羣策豪傑並起而從之高帝之初所不克致者商四翁魯兩生之外天下蓋無遺賢矣明律令時則有若蕭何曹參治軍旅時則有若韓信彭越周勃出入籌策時則有若張良陳平此皆撥亂創始者之所為用非所以繼世建統也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太傅一人少而薦於朝且顯矣卒短於大臣困於長沙老於梁嗚呼以文帝為君而太傅不得為之相是漢之禮樂微矣吾觀其論天下之建

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內後外先要股
後脛指論吏治則先風俗論世之所以長久之術則先
太子論大臣則先廉恥此其言皆治亂之大體所在戰
國而下無能言之者可以為大臣矣當時人多以為少
年喜紛更後之議者亦以為太驟此其言得失必有能
辨之者或又謂古伊尹管氏未能遠過者伊尹吾則弗
能知太傅之正彼管氏者烏足語此使太傅竟作相必
能盡去秦習成漢之王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不用而

死文帝固未嘗讎之而遺恨尚在天下司馬遷作史記
徒以弔湘江之賦遂與屈原同傳則亦甚矣太傅在長
沙人至今習知之其故宅為卒伍所居其井猶存焉世
所傳賈傳井者也成化元年我長沙守錢侯募郡人以
財贖其宅地為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詔以仲春秋祭
用豕一羊一粢盛備復其民一家使供祠祀翰林編修
李東陽省墓歸自京師實拜太傅於祠侯請紀其事太
傅之賢史書之詳矣予為之記俾後來者知茲祠也功

自侯始

孫公祠碑記

張治

余每讀孫延平哀慕錄未嘗不廢書流涕悲其人之勤
民以死也及今合沔陽事觀之則君子之道其感於天
人者深矣孫公諱衍字世延別號曰雪岑松江華亭人
成化戊戌第進士除知沔陽沔陽居江漢下流夏秋水
溢決裂為沴渺然成巨浸民處沮洳中然湖澤之利漣
漫不可稽察黠胥豪商相為乾沒業民捐瘠轉徙而浮

居藉魚蝦葦荻自爨食也公下車革暴振弱敷和惠生
一之月簡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期月而病者起亡
者歸修隄防之利復蒿穢之業而闢之使耕然後民皆
知農而食焉虞而材焉工而成焉商而通焉貪者禁不
能取吏弗為奸四民輯然咸安宇矣常賦有程期勾檢
奇羨以待貧乏不能輸者自是民歡戴如慈母嚴父名
杜不之過也政餘則集郡校之賢子弟親課其業一夕
屏騶馭入學舍察諸生勤惰見籠燭焉問之曰陳學官

出巡號耳公翌晨舁膏油二百觔來助燈火費曰師生能勤勵若此是舉吾職也沔由是彬彬然多文學士矣六年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去之日老黎垂泣以送公亦為之感動賦二詩道忠信焉正德中有司奉公神入祀名宦而民思公者久亦不置也乃謀更祀公嘉靖壬寅監司池陽柯君常即城東故臺結亭以眺民因請以其前隙地創公祠柯君曰是民之義而吏之表也其誰敢後之乃命知州王君崇文即臺構堂三楹翼以兩序前

為儀門又前為大門題之曰遺愛民老幼咸忻忻然走
集其下供俎豆也祠成公仲子少宗伯毅齋適奉上帝
告事顯陵取道於沔遂即新祠展謁焉沔之父老若縉
紳士咸趨觀曰是常從孫公官吾沔者也仁人有後豈
不信然哉崇文乃以內方童庶子狀驛使都下丐余記
其事余惟祠者思也思其人祠祀焉者也昔聞公之守
延平也以禱雨走暑中得寒疾以死延平之人則哀而
祠之夫沔之去延平遠數千里而成化至於今垂六十

載也民之思公者無間於遠近今昔若謀而同焉此豈有政令徵發期會哉忠信之所通人各由其誠以趨所慕欲如水之於下不召而自來豈非感應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故曰君子之道其感人者深矣夫延平之民猶夫沔之民也天下之民亦猶夫延平之民也向使公得究其志於天下則天下之民將必有被其澤而思之者矣然公之身雖不能振於有位而能使其民廟食百世公之施雖不能究於其極而能使其子食慶報無窮天

道雖微豈不昭昭然哉余故為之記使後此者咸觀而興焉

斗門碑記

王世貞

房縣令朱衣上記都御史幕府言邑故房州遷人地四塞亡商賈之羨其民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供恒苦飢獨邑南有稻田萬餘畝號為肥饒其所受水出滴水岩灌溉以時則收倍他田其地凡三畝中下畝以次而受上畝之水其上畝以次而制中下畝之命遏而不

下則弗敢播旁泄而他注之則弗敢播而下畝亦時竊發其防使上中畝立涸故恒爭爭則互為害而不能自為利令以行部至田所具得其狀仍行屬鄉三老戢安課督民之獲田利者以次受職俾環田而汙之毋使旁洩自上而中而下至官轂之口鑿石為斗門上溢則障之下涸則洩之凡石之以丈計者二千五百五十五為柱者百四十有四為槽者十有五役工至三千三百三十而賦帑金僅六十餘因與守畝者約其下畝當受水

而不與水者罰在上畝不當與水而輒啓水者罰在下
畝其民皆稽顙聽約束毋敢犯竊以為令遷徙無常久
或忽忘之不以時飭治奸民起而修一旦之憤破毀成
業坐自失計而歸咎於上願得幕府之一言勒石而樹
之通衢以示永久都御史曰善乃為銘曰周有稻人掌
稼畫地瀦防溝遂以迨列澮楊芟作田曠滂下地惟此
山邑罕睹其利引流下輪建瓴斯易比於桔槔厥逸蒞
倍門此三畝以時啓閉房南穰穰民靡虞歲爰戒來者

母怠成事

呂公祠碑記

吳國倫

公姓呂諱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起家桂林於嘉靖甲午中粵西鄉試登庚戌進士一甲第二人由史官歷司業祭酒宮詹侍郎大宗伯仕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累贈曾祖以下三代考妣俱一品錄廕子弟凡四人至萬厯戊寅十疏乞骸骨歸上賚予殊厚且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踰歲抵

家越庚辰元日薨於正寢訃聞上悼之輟朝議卹賜祭
十一壇追贈太保謚文簡遣官行營起冢儀章甚備朝
廷恩禮大臣未有加於此者其子興周輩因建祠饗公
而奉公生前累受誥勅及身後所膺贈官誥命御製祭
文並勒豐碑用彰主上恩德光延俎豆澤沃泉壤公之
為桂林重不啻九鼎大呂矣及楚興國之大治為公先
世故土而五世以上祖冢纍纍茅潭里中有司為禁樵
牧過者無不改容下拜曰此相國里也且始封一品是

曰鑑祖非即由此而戍越者乎其澤未斬其游魂未必
不依依故鄉况公每懷五世及周之義由鑑祖及公才
四世耳公嘗一過茅潭展墓叙族而與里人交甚歡已
又治第州城親為其季子興武議婚開產業將遂以州
為菟裘計甚深遠海內士所共聞也夫桂林特公家徙
戍甌脫一借公重遽使全粵為名都而家廟邑社烝嘗
歲舉里人乃不得望而裡之奈負公之靈何於是父老
因謂士大夫謀於國倫國倫以告郭公達達曰盛典也願

身任之旋請於韓太守濟濟曰盛典也願力贊之蓋守
為公所舉士而令則國倫門人故議不待更端而定後
不待遲久而興事之所由舉也蓋有會焉令既相地於
縣北里許後負西里山前臨車馬孔道於是捐俸攄材
誅茅測景建堂三棟而即以神櫝居其中乃布露臺除
甬道營棹楔為門繚以垣堵塗以丹青夾植松桂諸木
翼之門左方為守祠者廬而又買地若干畝附祠左右
歲可得數金為春秋二祭資又礱石以待碑者士大夫

若向僉事日紅周光祿檀徐舉人立朝與二三縣僚文學博士時時佐令視成蓋經始於庚寅初夏而即以其秋落成郭今於是筮朝奉相國主登堂入櫝端冕而牢祀之諸父老與行路之人觀者大悅莫不竊嘆微公不能發山川巨靈微賢守令不能舉千百年曠典猗歟盛哉季子趨而拜之俯仰徘徊愴焉有深感退而告國倫曰先相國志欲反楚而先家興武於州乃竟扼於疾而奪於年恫矣恫矣猶幸茅潭有社郭門有祠庶幾先相

國之靈爽有依於人則興武在此祭有先河而後海豈
河尊於海或源也或委也今即源楚而委粵亦先人之
心也而況兩地並裡乎國倫然其言季子遂以其書報
伯子時伯子已自光祿少卿積遷應天府府丞過家得
書大喜因與二弟舉人興齊中書舍人興文遣使致幣
屬國倫記其事碑之國倫憶嘗為公作狀論其世已詳
茲不具述第述祠所由建為里人風夫里人竊竊焉願
祠公謂公起鼎甲拜相位冠羣僚名聞中外望而祠之

足以張楚如是而已乃公所以能使人祠而守令士大夫之樂於祠公者則不以名位而以立朝大節故在朝則朝重在野則楚粵兼重里人不盡知也考國朝以二甲第二人入相者自永樂苗文康公衷至公凡七人而位極一品且得謚則徐文靖公溥與公二人乃若歷官三十年守正而進見機而退始終純白上下無間言為一代完名則公一人而已嗟乎此殆有韋相疏太傅所不及者難矣哉若其啓沃三聖師表天下儒紳定禮樂

弘謀猷夾輔勲勞書在石室即士大夫有不盡知何論
里人其為楚粵交重而交祀之公益足以享之也國倫
楚人請以楚事喻昔者尹吉甫起房陵為周內史其後
周與房陵並祠之孫叔敖以下里士為楚相後楚王封
其子於寢丘奉敖祀而下里之祀卒不廢諸葛武侯其
先瑯琊人後起襄陽伏龍山相先主保蜀所在有武侯
祠瑯琊襄陽之祠亦並不廢則信乎神依人哉公益與
三君子無古今而楚粵並有子孫族類為依又三君子

缺典也今公下世已十三年祠成且二年而韓守與郭
令亦已相繼遷秩去季子日過我以碑為請遂自忘其
老病勉為之而系以侑神歌三章章八句 一歌曰靈

之來兮自玉京撫三象兮下太清駕蒼龍兮騫赤麟霞
為佩兮霓為旌只尺兮殊庭陟降兮明神拊鼓兮鳴笙
組豆兮苾芬 二歌曰靈之來兮自桂林踰九疑兮涉
洞庭來鄂渚兮思故林瞻東方兮樂繽紛考蘭堂兮壁
以蓀充椒桂兮繚杜蘅采三秀兮奏五英酌元鬯兮氣

金
三歌曰靈之來兮自茅潭焱一舉兮明霞端森
玉佩兮鳴珊珊手瓊芳兮是耽耽儼息駕兮湖之干簇
孔蓋兮候青鸞雲轡兮魄來還享千秋兮明且安

龍門書院碑記

郭正域

鄖陽據荆楚上游控宛洛通雍蜀雖綰結四達而崇岡
豐菁民多嘯聚罕事詩書大中丞建牙其中比年號稱
無事邇羽流不戢羣囂而閔守臣以守璫為神叢御史
中丞暨南北臺省交章而竟不可問黃公撫鄖之年慨

然曰繩不可枉臬不可撓吾奉命來撫茲土而黃冠逃
於法之外何以爲民上於是多方設間懸格購之以聞
竟抵於法而鄖之吏民懽然曰我公真去我蠹賊也鄖
民知有三尺矣公又慨然曰倉廩不殖安知榮辱原田
不每安知禮義鄖崇山邃谷羊腸鳥道臬杌硿磊無一
望膏繡之田山童而水涸吾奉命來撫茲土歲不一登
民且枵腹如吾民何於是爲盛水武陽二堰郡民賴之
懽然頌曰我公真長我禾黍也我民能飽此七尺矣會

大比士鄖襄二郡獲雋者僅一人公又慨然曰士無肆則士與士不言禮義上無教則士與士不知詩書楚固稱人文而吾所轄者兼周秦吾奉命來撫此土而不作人不興賢徒責其山棲野聚之民勁悍決裂裂倫常而寡文學何以得此譽髦而用之於是捐粢錢五百金與臬使者王公計之王公亦捐粢錢四十金卜風氣完美當城中為書院一區題曰龍門書院為治近龍門山也為堂者二前題曰講堂校藝其中後曰石室儲書於內

旁列號房七十餘間以為藏修之所又置學田建輔房
以為久遠修葺之資始於萬厯丁未年正月落成於本
年十月為檄三省之士居之曰楚之士能無采湘蘭佩
沅芷者乎秦之士能無誦蕙葳賦上林者乎周之士能
無習龍馬咏二南者乎吾拔其尤者與之言禮樂言詩
書於是鄙之人懽然曰我公又與我人文而造我成人
小子也我民知有六藝矣夫大中丞以天子重臣表帥
一方文武是憲在昔太公治齊誅華士而興賢能何武

行部揚州入傳舍開墾頃畝五穀美惡即學宮見諸生
試其誦論得失薛謙光為御史中丞劾奏縉流曰憲臺
理冤滯何所迴避而後興教化顏渠為京兆整頓阡陌
樹桑果買牛車而又勤勵理學風化大行以黃公之政
視前數君子何如也夫滑民不詭於法則朝廷尊窮民
不匱於食則婦子保士子不躍於治則賢才出黃公為
政先其大者一一可紀也於是不佞正域從臬大夫之
請而為之記黃公諱紀賢號芳楠四川榮縣人萬厯庚

辰進士王公名詞美號舍虛陝西朝邑人萬厯庚辰進士是役也始終經營者郡司理李君名可芳贊成者郡丞周君名國庠別駕李君名之實鄖縣尹張君名應春督工則鎮撫苗良弼稅課司大使孫希志例得書

重建岳武穆祠碑記

李維楨

承天府故為安陸州獻皇帝封國也獻皇帝負龍德而炳虎文封內外山川之勝古昔忠義賢豪遺蹟靡不表章而咏歌之具載恩紀集中郢城十有八景而岳武穆

祠居一焉肅皇帝入踐大統升州為府改邑改井而岳祠廢莫知所在矣陝西咸陽杜公歷任司理得獻皇帝集每誦表揚武穆一詩忠義相感輒咨嗟酸鼻歲甲午適承天守鎮員缺上簡命任之甫至地方諸務未遑修舉即求遺祠故址而惜其泯泯也卜地府市之西為祠而勒獻皇帝詩昭示永久於是藩伯四明薛公郡守臨朐常公後先撫按楚者廣德李公崑山支公任縣趙公臨清曹公及臬廉襄城馮公皆捐資來助既發土為基

下有沙石如許以供垣墉之用衆誇異為神相不數月而祠遂成屬不佞楨記之蓋岳武穆廟額血食所在而有而楚為最勝考武穆自紹興四年除荆南鄂州制置使至六年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往武昌調軍前後十任楚自封子以至侯若公皆食邑楚自討李成走蘄州至死偽將京超復郢州平襄漢降王佐楊欽余端劉先而斬楊么大戰功數十皆在楚按祭灋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者武穆胥

有焉吾郡之祠武穆禮也雖然禮時為大今非宋時矣
有其廢之莫之或舉祠何以復興天地定位則有君臣
臣事君以忠無有二心古今寧有二道哉獻皇帝詠歌
表章之蓋嘉武穆之忠耳故其詩若曰精誠光百代大
哉王言所以論忠潔淨精微矣世不乏忠臣而本原其
衷或迫於見功或亟於殉名道骨勁挺盛氣勃發或抑
而為忿戾少有拂鬱中不自忍或流而為懟怨其精誠
不足故也世人誇詡武穆戰功而悲其以冤死以此為

忠忠固小道耳武穆之功以戰著而忠不以戰功盡身以冤死受憐而忠不以死蓋夫敢戰之將率取俘獲斬馘為上若武穆之破李成張用也秋毫無所犯其破馬進也使人呼不從賊者坐坐而降者八萬餘人其破虔吉諸賊也高宗以隆佑震驚故令屠虔城獨數四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張用王佐皆以降人推心置腹得其牙距之用故諸沒於寇若盜者其民望岳家軍若大旱之望雨而困於寇若盜者感泣思宋家仁厚之德先聲

所至不戰而屈是之謂忠廉藺冠賈之賢不能無修隙而武穆於王彥則避之於韓世忠張浚則下之不以小嫌妨大義不以私忿先公事同心僇力以庀王室是之為忠功高不賞震主身危則有美田宅以自污飲醇酒近婦人以自廣耳高宗初為武穆營第則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授開府儀同三司則曰今日之事宜訓兵士戒不虞不宜論功行賞取笑敵人少豪飲無量高宗戒之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御杯勺子雲數有奇功而

秘不以聞家無姬侍吳玠遺美姝結驪則曰主上宵旰
豈大將安樂時常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即天下
太平其下化之提數十萬師枕席上過雞犬不擾民開
門延納卒無敢入者所漸染素矣是之謂忠閭外之事
將軍主之大夫出疆苟可以安社稷端之可也而矯命
橫行者託焉朱仙鎮之役十二金牌趨召班師矣以彼
跳盪推拉之雄假命慷慨奮激不受詔當奈何武穆不
敢抗第東向再拜泣下霑襟十年之功廢此一旦耳而

留五日以待諸民內徙者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已
疏乞解兵柄而敵分道渡淮召之應援方苦寒嗽力疾
而行師至廬州敵兵遁乃還次舒待命高宗謂其小心
謹慎不專進退會濠州破復勅救之輒赴敵兵輒又遁
和議誤國固所日夜痛心疾首者然讀其謝講和赦表
與他封事意壯而語巽未嘗與廟議爭訟秦檜万俟卨
何鑄羅汝楫輩之交構文致也從容就獄惟曰皇天后
土可表此心而已竟無一言自鳴以章主聽之不聽是

之謂忠其鏤背文盡忠報國而獻皇帝目之精誠功名
之念融而不有忿戾懟怨不少芥蒂於懷必如是而後
忠可盡必如是而後可言精誠誠之為道也貫金石移
三光終始萬物迄於今而廟貌血食所在不衰良有以
也楨雖不識獻皇帝微言而為繹其大義如此俾後之
評忠臣者要以精誠為極焉

陸鴻漸祠碑記

李維楨

唐處士陸鴻漸者邑人也其生平具宋子京唐書列傳

及所自為傳中鴻漸生類子文收畜於太師積公禪院
考院故名龍華寺或曰龍蓋今邑西湖禪寺相傳謂其
遺址趙隣因詒錄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
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為姓聰俊多能學瞻詞逸詠諧縱
橫東方曼倩之儔也鴻漸遺文獨茶經行世而又常為
歌所深羨者西江水向竟陵城來而已以故邑有覆釜
洲有陸子泉或曰文學泉皆漸所品水烹茶處嘉靖間
邑人魯孝廉刻行茶經而以沔陽童庶子傳附之其後

沔陽陳廷尉更刻豫章為玉山程光祿書邑人徐茂才
復臨刻之校童傳更宋傳者十六字增者十二字後有
童讚而遂以傳童作或亦漢書之用史記文耳泉久沒
湖中隆慶間某以治湖隄得之構亭其上鴻漸之跡日
彰顯矣顧未有為祠祠之則自邑人周藩伯始既新其
所託迹寺更為計之曰寺因鴻漸名至今而身無地受
血食何耶聞昔鶩茶者陶鴻漸形以神事之煬突間且
茶法記諸書不啻數十家而辨水法亦甚廣吾黨小子

尸祝而俎豆之為邑魁杓奚所不可於是就寺後創祠
為堂其楹後有臺前有棊有廡有庖湑遂成勝地既落
成使余記之余讀舊唐書傳隱逸者二十人新唐書傳
亦二十八人其附傳者不與焉新書所不合於舊者五
人所增於舊者九人鴻漸所增之一也按傳此數十人
或仕而隱或隱而仕即不仕而或以徵聘至朝或應辟
至公府染指而去或取科名不偶而罷或不就職而就
朝祿而其人或羽流方士非吾儒儔伍身不拜徵辟目

不見人主足不履朝堂惟秦系朱桃椎李元愷衛大經
與鴻漸數人耳新書出而舊書擯不錄第一隱逸傳論
賀知章耄始乞歸而盧鴻一脫其名新書謬悞已甚舊
書不收鴻漸而燒丹煉藥方技猥雜則何謂也子京論
隱有三概上者身藏而德不晦名往從之次挈治世具
弗得伸於其爵祿汎然受悠然辭末者內審其才不可
當取舍故逃丘園而不返由斯以談鴻漸固非子京所
深取也子京謂假隱自名號終南少室為仕途捷徑奈

何於鴻漸輩不深取也子京之下士乃今之上士乎今
嘉鴻漸雖尸祝俎豆之可矣余覽一統志載裴迪茶泉
詩竟陵西塔寺曾經陸羽居羽天寶中為縣伶師其時
名未著至與皇甫曾權德輿李季卿遊是大厯元和時
人王摩詰與迪酌倡為盛唐時人迪即年少晚或及締
交今其詩似詠鴻漸故居則不相應豈名氏偶同或後
人偽撰邪志又言陸子泉在沔陽州治西廣教院竟陵
故沔屬邑鴻漸所往來人或慕而為之名或誤以縣為

州二事無足深辨然論世亦不可不審也

重濬沔河碑記

李維楨

按山海經嶠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沔桑欽水
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逕沮水折而東南
流沔漢漢沔得互稱矣吾郡沔陽州者居漢之陽漢自
郡東播為蘆泐河東南至於上新口經鮎魚套白汭達
於三江口又自上新播於下新經柳口環城之三面而
復折於三江口合流趨於白湖曰河曰江曰湖方言之

訛也曰狀曰汭曰套曰口象形之似也總之不離沔近是而州人獨稱環城者為沔河云河壅廢久矣觀察蜀蘇公以時始濬之其長千百十丈有奇其廣十丈有奇其為橋若隄石蓄竹槌費金百有奇其役歷有時日其受命部署文武吏若而人不奪疆地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工成而不愆於素於是州大夫李君介邑令王君過某而請曰美哉使君之功舊史氏盍記之某聞之楚伍舉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

無害焉如其盡民力以成私欲使民蒿焉忘安樂而有
違心安用目觀大夫起謝某不佞請徵諸四民之言蓋
河通而工商歡於市曰鄉者負載輓輅道回遠得不償
費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今而一葦航之矣土物無所不
得入不翔貴騰踊而泉幣無壅旗亭闌閭朝湍夕虛可
以為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河通而農歡於畝
曰鄉者恒雨則陸沉驕陽則金鑠今而後蓄為屯雲洩
為行雨受令於三尺之桔槔而無閔閔望歲且夫綆汲

而瓢飲葭莢榆柳而炊蔬俎而蠹烹佐我黍稷以事我
父母樂我妻帑可以為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
河通而士勸於庠曰水之為德也鍾匯之區珠玉斯登
枯絕之野林壑不毛先王建學辟雍頽宮義謂斯矣乃
者河涸而地脈斬焉斯盡今而後縈之如帶抱之如珥
而風氣聚矣將使二三子覩盈科而進道放漣漪而成
文可以為美乎某膝席而對曰美哉一舉而四民歸德
焉是可記也遂不辭而為之銘洸彼流水閼者誰原田

每每不可治搯吾吭兮
但饑考量隱括謀孔多孰令
聽之競作羅吁嗟蘇君手繫
河馮夷切和神哉沛水歸
其壑焉知外帶有結兮衣有
綈萬夫畚挿千夫杵襲乎
鼓之軒乎舞蜿蜒長隄遽如
許雲漢為章章于天皎若
玉繩墮我前金城湯池相鈎
連以灌我田挹而斟麥秀
漸漸黍由由蟹螺汙邪滿其
簞鰈鰾鯉魴鱖鰻鷗鷺
鴈鷺鷥鷺鴛鴦唼萍藻映蒹葭
青翰之舟青絲笮芋魁
羹兮蘭生酌歌玉鳧兮胡不
樂天下熙熙為利來廓開

九市聲煒煒興我百物佐三才鄭國在前白渠後我思
古人君為偶有穹斯石不以朽

都御史張公墓碑

李維楨

隆慶戊辰南宮進士四百人而行年二十有二者六人
鄒國材陳汝新聶子實華起龍張澤民與予也華主客
早卒陳觀察次之澤民最少官最達吾黨媿不如迺澤
民四十有七而歸田五十有三而即世矣惜哉澤民少
年風骨視瞻非常而淹雅有器量不可狎近壯而軀幹

豐偉美鬚髯薦紳中目矚之臨川江右巖邑舟車輻輳
訟獄滋繁澤民常所暫逢經久不忘一夜內刺閣取外
事分判前後相屬畧無壅滯老吏咋舌風稜肅然而時
有所縱舍人不得窺其際主計者初創條編法衆或疑
駭而從容劑量務得其平不數月令行如流水其於單
赤矜恤特至流亡還歸荒蕪辟易姦盜平息商賈野次
士之仁者大夫之賢者必加禮焉絃誦揖讓翕然有先
進風三年奉徵書而以母喪歸服除謁選入年未三十

例不得臺省大司馬譚襄毅公宜黃人也宜黃於臨江為隣邑稔知其賢請得為其曹郎遂編研明審為曹郎冠會念其太公以頒武臣誥出使還依依子舍不忍去而太公弗善也趣還朝補吏部考功郎先是譚襄毅薦為吏部甚力而有泥之者不果久之論定乃得授屬以星變察朝臣諸直言敢諫者率傳致其中澤民所擁護為多已調文選未浹旬遭父喪服除遷稽勲員外郎已遷驗封郎中復請告再踰年更調考功文選每入署焚

香告天杜絕私門幸竇而其要在錄忠直懲貪黷振淹
滯汰浮冗斗食以下小官地有善惡俸有贏絀吏往往
高下手索賄澤民察年力量才器小大煩簡適宜而又
度道里遠近不至費僦賃以資沓墨者之口實取償於
官若民也於是中外翕然稱之擢太常寺少卿尋擢右
通政使已擢光祿寺正卿條疏積弊十餘事皆切中事
情因著為令已復擢太常寺正卿再疏請早建儲以定
國本已擢右都御史巡撫八閩而島寇蹂躪我與國朝

鮮江海諸藩震於其隣則簡將帥肄卒伍治甲仗儲餉糗更增置舟師以防要害而裁幕府之濫費覈寺田之影賴檢商稅之侵牟清庫金之蠹耗凡若干以佐軍興士馬飽騰而民無加賦之苦大司馬亦以征倭故調閩樓船卒泛海赴天津澤民疏言不便請以八千金為資而令匠師就天津造舟上從之八閩將士吏民皆踊躍歡呼矢以死自効而或誣為江陵相私人舉朝公卿心知其不然然重違言者旋請解任歸里既報可有欣色

以為助勦戎旅不若棲遲丘園者之適也所築山房饒
美竹顏之曰萬玉有萬玉山房圖及諸名公詩賦四壁
列圖書日咏嘯其中客來則焚香鼓瑟已揮麈縱談名
理已乃命酒酒酣揚扨古今人物霏霏不絕語及世情
則酌大白謝之其達如此澤民故山東汶上開河里人
張林仲子也五世祖浩禮生勝勝生珊珊生林江陵相
公督運往來開河間與林遊甚歡見澤民而奇之使屬
對受命如嚮而澤民已喪母遂乞為子而令羅宜人子

之澤民居恒避人流涕以為不獲報所生而司公夫婦
凡兩受貤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
一人則為叔父宗智相持而泣考問家世乃秦復故姓
沒之日援筆為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察半百亦長
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君子以為其不忘親
也蓋所遇深有足悲者焉所著天官郎草撫閩疏抄北
遊稿若干卷其文學政事亦可概見已諸子疏聞於朝
予祭塋鄉二三鴻儒名卿為狀為墓志為神道銘而使

予為表墓域余辱澤民衿契深不得以固陋辭其所最
不平者今天下以江陵相公為談門人故吏諱言之抑
何甚也始澤民謁選入相公初當國實以同里引嫌而
忌者乘隙中之謂劉侍御疏出里人口語然卒用澤民
澤民亦不欲相負時時自遠其為郎中稍得行志則江
陵已沒六七年而目之私人是尚不識相公何如人安
識澤民哉善乎魯宗公之言曰江陵相不欲使用者不
才才者不用有才如公能終抑而置之耶傳太常謂江

陵毅然欲振天下之衰而登之上理細人側目公獨以恬淡免知人哉澤民與相公寒魄余故表而出之非諛墓語也

嘉魚蒲圻咸寧江夏長隄碑記

熊廷弼

予嘗觀嘉魚老隄自馬鞍山至簾洲艾家墩蜿蜒百里古木蒼蒼連霧列蓋居然江山一長城也按志始自宋政和以來唐均陳景成宣諸君接連初置暨正德年間吳清惠公以賑勘之役復請大修之集嘉蒲咸夏民合

力修築引江由金口入湖以緩其勢而四邑賴焉至今
又百餘年矣歲久衝啗所在潰決水自上流百道直下
既猛甚而又自艾家墩至赤磯山四十餘里故無隄水
復橫入與直下者合湊而四邑田土崇朝立盡廬舍人
民漂蕩死徙至不可為言嘉魚李公光祿向予言曰吾
人其魚矣老隄未修新隄未續吾與子盍圖之奉書諸
當事者為四邑請命而是時嘉令葛侯目擊心傷復為
災民申議前後書至十數上於是前中丞董公直指史

公叅藩陳公郡伯馬公咸欣然允發府庫三千餘金區分四邑長吏募夫併築時嘉咸江夏各次第訖工而會署蒲篆者有派里甲之擾致生齟齬中丞梁公直指錢公彭公方伯劉公憲臬王公張公郡伯黃公特檄江夏徐侯往勘以受之均而衆議之不容違始獲卒業而四十餘里之新隄於是乎告成功矣光祿又與予計曰老隄當首衝而潰者弗塞卑者弗高薄者弗厚雖新隄庸有濟乎復為言之徐葛兩侯轉請於前諸當事者再發

帑三千金專屬葛侯修補葢或協築或專修皆所以遵
向來成例也自新舊隄全而蜀水自西瀟湘之水自南
岳澧辰之水自西南來者至魚山皆弭伏順衍而下不
敢一窺湖而四邑一旦汙萊盡闢流移盡復廬居盡葺
桑麻樹蓄盡布滿中野而無復向時昏墊沈溺之虞公
私逋負之患其於民食國賦豈曰小補之哉光祿屬予
為記曰諸公之德意邑長之勤勞役民之成例後來之
勸規皆於是在予不可以無言予謝不敏則屢以讓而

頃公作古人矣於是畧次事之本末而申之以兩言曰
凡為地方舉事者為民之念要正而同事之心貴一正
則饑溺由己而勞費嫌怨之不辭此長民者事也一則
秦越共濟而彼此異同之弗立此吾四邑之為士民者
事也誠如是則四邑長有此隄四邑之民長受此隄之
利雖千百世存可知矣葛侯名中選河西人在任五年
強半居宿隄上祁寒暑雨備諸勞苦不盡述云

長隄碑記

游士任

葛侯竣長隄之役遷南廷尉評以去熊直指記徐葛兩
侯舉事之始末侯可千秋矣游子假歸父老復礪石索
言者再游子曰夫舊隄始唐均次成宣次姜溥又次劉
元相而吳清惠亦經疏請載邑誌新隄始馮公應京議
焉而未竟載縣牒予請勿言獨憶丁戌間予率三邑父
老灑泣而言隄事郡伯張公折節以從而蒲邑某侯足
不窺江岼一步輒沮予議無何隄決四邑之田廬蕩然
啼號沸然予憾不能為斯民請也歲庚戌子成進士葛

侯除嘉令因與李光祿申四邑隄議侯領之遂按視以
為荒度計蓋大江自岷山來攏黔瀘諸水出峽而東走
而沅湘辰澧諸水又大會於岳陽下至赤嶼迺始就銜
勒又下過魚山則江嘉蒲咸之山三面周遭而西缺其
一面以受江大約隄之形一而隄之則四向之隄始馬
鞍山止夾口置獲口以北不隄即吳清惠之疏不及焉
未免捍七而缺三創而長焉起獲口至赤磯如馮公應
京議是為捍九而缺一虛其一於金口水至口則若建

餽然不返顧矣其刺流從口入溯而上焉其勢殺比滿而溢則江已就落不復以四十里為口而朝茹夕滿葛侯既有成筭一一條諸牒以力請焉當事聽其議江咸無間言而蒲稍不如約如丁戌間故事於時熊直指李光祿慷慨陳說於諸當事手腕幾脫而余亦向備兵張公郡伯馬公司理唐公孫公披瀝滿紙焉當事亦蒿目是以有勘隄之役擇江夏徐侯以往至則為之別疆域分山澤核里數酌丈尺一以受害多少為準而其議始

定當事忻然捐三十金以創新屬四邑分築既又捐三
千金以增舊屬嘉邑專修而隄無弗固矣明年江泛沒
隄之半隄以內禾黍油然桑麻無恙四邑將世世賴之
即吳起西門豹寧多遜焉是役也問之里江六十三患
水者三十四蒲三十患水者八咸十六患水者八嘉十
二患水者七問之隄江之丈以千者二蒲咸之丈以千
者各一嘉之丈以千者亦一有奇主是役者載熊直指
記中謹拜手作誦曰春秋元命幕天包地五行始水瓠

子一決壁沉薪負厥患不已澶淵之役子瞻廬城誓與
俱死賦被黃樓載歌載咏有涕如此艱哉使君飄則百
與全乃致毀使君致詞吏民欲殺何如史起卓矣徐侯
共建非常狂流克砥三年告成迺泰迺禾被戎江渚徹
彼桑土迨天未雨敢告多士

習杜祠堂碑記

孫繼魯

余校士襄陽望隆中慕諸葛孔明為人怪陳壽以父子
私憾劉氏君臣故志三國帝魏其餘祿祭高帝以下昭

穆制度湮滅弗書不與昭烈紹漢統而僞孔明焉耳矣
因考習鑿齒漢晉春秋起漢光終晉愍以蜀正魏篡漢
亡晉興心特壯之及考杜甫詩於先主孔明往往推而
尊之形於遺祠故廟之所賦詠若曰窺吳曰幸三峽曰
崩年曰永安宮曰翠華曰玉殿曰丞相曰宗臣曰見伊
呂曰失蕭曹曰三顧頻煩曰兩朝開濟則帝昭烈佐孔
明視習先後一轍即漢氏居正統不待綱目後明也翊
王風而扶世教多矣嘗求其故則習杜皆襄陽人齒以

史名晉為能裁正桓溫而甫以詩名唐則忠愛君國又
齒之博雅志氣自少甫之屬辭乃自七齡大抵天性畧
同夫齒能裁正桓溫則心晉心晉則帝漢帝漢則纂魏
誚溫非望在於史甫能忠愛君國則心唐心唐則刺安
刺安則誅史在於詩其於昭烈孔明史以正之詩以美
之則君父之道著見奸雄如魏既成尚誅况如溫之蓄
非望如安如史之賊且亂者天誅其能逭乎則二公之
史之詩誠深遠矣石南憲副江公有見乎此雅尚二公

即峴首習池祀之報功風教也祠成公叅浙藩政屬襄陽知府張君裕通判萬炯推官蕭瑞鳳徵余記其大節如彼若夫習杜世家齒甫定事暨峴首習池佳勝與祠之規制則翰墨煥然可述不可磨者今皆不記公名滙字巨之江西進賢人丙戌進士

王公烈士廟碑記

金銑

天地剛直之氣稟之以生人與物皆然也而人得其全能全剛直之氣奮百世而特立者惟豪傑其人也其氣

處乎百世之上泯無形迹可見聞及其遭大變臨大節而發焉則死生榮辱之說以定於胸中不死而辱不生而榮則詎外物之足以動其心而奮其志哉是故於夏而發也為龍逢於殷而發也為比干於楚而發也為屈原於唐而發也為張巡為許遠顏魯公於宋而發也為文天祥為王彥明之數君子安於臣節以死為亨所謂能全剛直之氣奮百世而特立者也自龍逢以及天祥史書之廟祀之名公鉅儒為之詩歌為傳紀以稱羨之

刻於石登於方策後世得以景仰者有以也惟彥明死
節史失其傳廟燬於火未聞名公鉅儒為之詩歌以刻
於石登於方策剛直之氣不得白於天下後世其置諸
人心塞乎天地之間固自若也是蓋不以暫而存久而
沒也銑承命來蘄索圖經考古名宦將師法之首得公
焉未詳何處人守蘄有德惠在人當元兵壓境忠義不
屈拒戰日久民不忍叛未幾城陷公挈其妻子登大艦
於西龍眼磯慷慨而沒之蘄民哀而思之尊為烈士立

廟於磯榜曰烈士王公之廟歲時祀之遂詢之於父老
僉曰故廟卑隘弗稱逼於民居數罹於火遺址鞠為草
莽亦已久矣予聞而感於心謀於僚友同知淮陽王倫
滇南趙和判官西蜀王錦吏目陝右伍鼎相與捐俸市
民居以益其地東抵周行西抵大江袤計七十餘尺廣
六十餘尺新其廟貌路有門圍以牆經始景泰癸酉秋
越明年冬十一月甲子落成予與寮案率父老拜瞻廟
下咸喜公剛直之氣肅然如生因請書其事以刻於石

噫公剛直之氣塞乎天地固不藉此而存而公之神靈
不無藉是廟以栖以妥而凡蘄人水旱蟲疫之禱於公
者舍之將焉適乎他日名公鉅儒為之詩歌傳記以鳴
剛直之氣白於千載之下奮乎百世之上媲美夏殷唐
宋諸君子又焉可謂其不藉於是乎遂綜其大略而為
之記

應山馬都司祠碑記

覃臣

公諱振字仲威世為山後人曾祖馬喇沙永樂初降附

以功陞指揮僉事祖義指揮同知父俊都督僉事皆以
身死國公襲指揮使以父忠節陞都指揮僉事弘治癸
丑兵部推公武勇忠勤奏除河南都指揮使司公之初
來也將士卒分番入衛號令明肅賞罰公信其律已也
廉其立法也寬其御衆也嚴而不苛故垂二十年家無
長物而人樂為之用正德辛未霸州賊起始以數十人
白晝剽掠橫行河北商旅阻遏尋渡河而南是時將兵
者多顧望畏縮不敢追捕公獨率十餘騎奮然挺身逐

之自汴日夜兼馳至湖廣應山縣樹林山口接戰起已抵申天地晦冥力寡為伏兵所殺公之志雖不就卒死以忠悲夫公既死賊愈滋蔓數月之間擁衆十餘萬攻城屠邑大肆猖獗中原為之震動上厯天子之憂分遣大臣督邊將四路征勦經兩年始得撲滅其甲兵芻糧之費亦已極矣大都憲陝西彭公時總帥駐汴聞公與其父祖咸沒於王事因大書世忠二字表其門先是有司上其事朝廷復陞公子昂如公官嗚呼公之能盡厥

職身雖死名何其榮也耶余以菲才備員河南都司與
公子為寮寀又奉勅守備汝寧信陽等處乃公死節之
地余嘗出巡履其境見其山川草木環聳森鬱宛如公
昔日與賊對壘而人馬馳突戈戟交加金鐵之聲鉦然
也使人想公英武勇果之氣慨慕不已焉噫使是時諸
將兵者皆志同於公不畏縮觀望而協心戮力相機策
應則賊不難於殲而公亦不死也又豈至勞宵旰而糜
餽餉也哉歐陽子云古之名將必出於竒然後能勝然

非審於為計不能出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今觀其地皆高山深谿道隘不能還車兵法所忌此公之所以取敗然公之心真足以裂金石貫日星不可誣也余歆公之志悲公之死因與汝寧太守平原姚公宗翰即公戰處立石書蹟於其上使後之過其地者知公英勇如此若夫公之勲勞忠節固具載國史余不贅言也

重建沔州治碑記

錢正志

夫尊主庇民莫大乎治故堂廡之峻以養威也燕處必
潔以養安也高其閭閻森其廊廡以崇體也吏胥有所
即事無曠下令如流水之源是以政教必達苛慝不作
厥惟重哉沔故府治也在城東北洪武初改州西南重
修於弘治己卯至萬厯庚辰而就圯維時分封割腴匿
糧數蔽賦役不均民生日蹙庚子辛丑之間水火載罹
田野汙萊室廬瓦礫流離日甚桴鼓數起治敝而民從
之無足怪者壬寅二月余承乏守土至之日旁皇措足

不能終食蓋南榮東廡幕署皆燬堂僅巋然支柱傾側
不勝其危召吏計費吏曰向計千金尚虞不給經費無
從請俟稔歲余哂曰棟折榱崩近在旦夕而欲遠待豐
年是須越人而拯溺也又私署未葺余異之編蘆為障
偏窄濕蒸鬱以生疾嘆曰沔故名州也而敝乃至是吏
故慢耶抑勢有不可耶乃捐俸四十填池築室遷於堂
北前後五楹閱月工畢時以年稔奏改漕折部覆不允
旬日之中徵米萬斛督責旁午火馳四應戴星不給雨

潦縱橫堂下褰衣送客晴日穿漏堂上張蓋治事習以
為常一日風雨暴至屋颯然有聲庭中人爭走階下露
立余始慊然據席曰屋覆也而獨遺我乎夫名與身孰
親也自是復思建立念民艱無可為者獨冗役可裁俸
贖可捐耳遂稽曠役節浮費清冗食歲終會計得九十
九金益以俸金五十使市材於漢上年饑歲迫賈折閱
急售其價廉其材美又聚米得數百斛集寮友商之與
者半不與者半余謂屯不動不亨蠱不幹不治安治其

他遂以意白之上官咸報可時春和細民乏食聚糧招之應者雲集以癸卯二月三日肇工尊美堂成為庫二前為幕廳西為架閣閣前為儀仗前為雲軒三楹以庇下也四月丙午迎年樓成以迓豐歲上為刻漏寅鐘鼓五月儀門及東廡成余曰勞止汔可小息入秋余欲終事吏民切諫曰明公之為此州亦足矣俸殫垂橐庸可繼乎請息肩以俟後余曰愛我哉然未為知我也夫余殫心以為此州而人莫余直也尚安藉此增累哉顧吾

念之計工之已成者蓋衆計工之未成者蓋寡易九仞而難一簣計不為也且余不為此後人方諉之而又鑒之誰復為此哉遂以八月八日續建後堂西廡如其初畫冬十月工竣嗟夫余以艱虞之會輒興大役夙夜經營初不意成就如此語曰作之者勞居之者逸又曰養尊處優若固有之又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賢大夫繼此而來者源源其尚思締造之艱哉

觀察蘇公開河碑記

費尚伊

沔澤國也江水趨江陵東注為沱漢水匯三蒞南溢為
潛一城斗大二水環抱故形家言謂沔以水秀則地勢
然矣頃者河源細水泉涸計郡治東南隅迤邐三十餘
里悉為平陸無論商賈貿遷及芻粟輓運與水田灌溉
之難即襟帶一水乃令隔閼弗通譬之於人經絡營衛
不相連貫卒有痿痺之患此於地脈風氣所係非細也
宦茲土者率遽廬官舍及瓜而代有掉臂去爾或一二
健吏稍稱任事亦多首鼠兩端弢懦觀望苟畚鍤為終

日之計止已嗟夫河奈何不終塞且化為陵也大夫蘇公以郎署觀察荆西既涖沔問民疾苦及一切興革郡人士首以疏河請公毅然決策曰吾奉國書廉察一方若水利天子固詔我矣矧詢謀僉同其安敢避事乃下令令有司議工費約民田糧十鍾出粟一釜其月粟具條上兩臺臺使者難之欲報罷公持益堅益越月而河成大都公審度形勢因民之利用民之力故費省而其功逸而倍古人舉大事類若此矣役既竣公集郡人士

巡行河曲方舟載泳清波湛如田者溉於岍樵者喧於
渡漁者歌於浦爨者汲於壩賈者揚帆鼓枻而駛於中
流蓋公裴回容與而後喜可知矣公又謂是役也非創
始之難而持終之難苟且目前而闕於長慮一旦河流
復梗是塵飯土羹也於是徙舊閘之口以張水勢僉鄰
河之夫以給常役減征商之稅以通泉貨建四路之橋
以濟往來隨事擘畫條分縷析蓋公之言曰吾心力盡
矣吾姑為此以待繼我者潤色而增益之可乎夫由前

則已事之效也由後則來事之師也美哉明德遠矣昔者禹之治水九州攸同萬世永賴元圭既錫禹貢乃作今洞庭會稽之間遺跡具在杜預治襄陽刻石記功一置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下令後世無忘公於沔百世之利也余乃從長吏及郡人士之請而授簡如左公諱兩登萬厯甲辰進士蜀之巴縣人

重修竹山縣儒學碑記

朱屏

魯人作泮宮鄭人不毀鄉校教化之來尚矣今郡國建

孔子廟以造多士逮後聖天子恢弘制作草謚易主重
師道也創啟聖祠以顏氏曾氏孔氏孟氏配重父道也
立敬一亭重君道以綱萬世也時維提督撫治大中丞
榮昌喻公惠安張公代巡皮公桂公咸首檄修學有司
奉檄計藏羨若干鳩工程材為棟為椽為蓋為壁為堦
為臺為垣樸斲丹雘固有不備維廟巍巍然維堂維亭
維祠維廡翼翼然維墉維垣登登然經始於癸卯春二
月落成於夏六月屬余為之記余未獲辭遂作而言曰

龍門子有云父能生我而不能祿我君能祿我而不能成我成我之恩與君父等其惟孔子乎孔子之道以其粗而言窮經以工進取膺君之爵榮親之養此潤家者也以其精而言探微造極竭力以作孝致身以作忠扶綱常之日月此其潤身潤心者然也無他是在學之而已矣記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爾多士自殖之其勿負良有司新學之意也哉

漢黃憲墓碑記

徐棅

余嘗讀兩漢世家列傳至汝南處士黃叔度未嘗不悚然感慨焉蓋古之躋華要者雖能炳耀當時未必蜚騰後世乃若幽貞之士其遺踪托跡猶能使人興起異代名節之重也如此若叔度者史稱隤然處順淵乎以道所謂幽貞者非耶嘉靖丙寅余督學楚歷襄校士道出宜城忽遺塋入望駐節詢之知為叔度墓也始而悵然願識其人中而暢然若師長在側甘為鞭御既而恍然若汪洋叔度游泳末由惟見隴氣生春山容未老復為

之嘆曰噫吾叔度其尚未泯耶當時與處士同時者若鄧
騭竊柄羅鉗梁冀一門金紫其樹立者若李膺范滂獨
持風采非不赫奕一時矣其死也踪跡沈湮無可稽述
然則諸君安往哉獨處士猶在也嘗聞太守王龔禮進
多方竟不屈而去將安之耶繼而天子使友人舉孝廉
暫至京師而返又安返耶及陳蕃入為三公臨朝嘆曰
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是時也處士又安往耶若
然即漢朝君臣已求之莫得矣胡為乎在宣城哉繼為

思之鄙夫炫勢願歸故鄉真士韜光甘身異域閔子曰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意者叔度之終於宜城
毋乃隱文於豹谷歛穎於錐囊所謂汶上者歟易曰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處士兩得之或謂客隴萍踪泉潺月
冷莫不為處士傷之余獨以為不然宅身之道曰忠與
孝苟可全歸父母之完膚恢恢寰宇孰非龍眠苟可培
植國家之元氣凜凜清風孰非鳴鳳叔度所謂乾坤孝
子宇宙忠臣信乎百世之下使人興起而未泯也因為

檄縣立祠以禁樵牧張令鳳起遂任而營構之抑處士自在使人曠世相感歟遂書

郡倅汪公建倉碑記

錢天錫

余因汪公建倉一事而有感於國計饒乏之故吏治浮實之辨也漢興七十餘載粟紅貫朽陳陳相因人衍家富迨乎建元元朔間兵戈騷動海內虛耗我明二祖以武功定天下大軍之費不貲而轉餉不匱列聖相承海內乂安帑藏充牣庾廩盈羨邇者渠寇啟疆竭海內之

物力以供之天下飛芻輓粟積之露處荷戈之子捐粒棄糈與泥沙同盡則常事者之不能定於先也比歲不登數百萬之漕糧滯積江漢之間水涸冰堅不能一粒致京師於是積粟如山歲久耗蠹嗚呼此孰非天下之大命小民之脂膏而付之一擲則以此衡諸郡邑留心民瘼者安得坐視而不為之所哉沔舊無倉而寄諸衛廩以四十三里之入納之數椽粃糠莫辨盈縮無稽司倉者收各里之羨歲額既滿而其後之供輸盡作折色

用飽囊橐胥吏之侵漁下里之逋負不知幾何相沿二百餘年未有變計及新安汪君毅然起而建之有四善焉里置一倉而完欠之數不敢混倉各一儲而奇羨之利不敢私蓋藏以誌而杜雀鼠之耗轉運有次而杜積滯之患其有造於吾民如此乃為之記以告後來使無忘厥功焉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三